

# 张岂之

自选集

Zhang Qizhi



理论文库

学习出版社

*Qizhi*

张岂之自选集  
ZHANGQIZHI ZIXUANJI



理论文库

学习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张岂之自选集/张岂之著.

-北京:学习出版社,2009.10

(“学习”理论文库)

ISBN 978-7-80116-735-4

I. 张… II. 张… III. 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文集

IV. A8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32011 号

**张岂之自选集**

ZHANGQIZHI ZIXUANJI

张岂之 著

---

责任编辑:向 钧

技术编辑:周媛卿

出版发行:学习出版社

北京市西长安街5号(100806)

010-66063020 010-66061634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新丰印刷厂

---

开 本: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16.625

字 数:332千字

版次印次:2009年10月第1版 2009年10月第1次印刷

---

书 号:ISBN 978-7-80116-735-4

定 价:75.00元

---

如有印装错误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 张岂之

张岂之，1927年生，江苏南通人。笔名栗子、谭心，长期从事中国思想史研究。曾在重庆读南开高中，1946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在北京大学文学院受到良好的人文教育，听过胡适、汤用彤、朱光潜、张颐、贺麟、容肇祖等著名教授的讲课，决心走学术研究的道路。1949年受侯外庐先生关于中国思想史专题课的影响，开始中国思想史研究。1950年北大毕业，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读研究生。1952年赴西北大学任教。后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思想史研究室担任侯外庐先生的助手，参加学术研究。几十年来，主要在西北大学任教，主持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的科研教学工作。近十多年来经常到清华大学历史系作学术研究。现任西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双聘教授，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华夏文化》（季刊）主编。参与主编《宋明理学史》等，自著和主编的著作有《中华人文精神》、《儒学·理学·实学·新学》、《中国思想史》、《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历史十五讲》、《中国思想文化史》、《中国学术思想编年》（六卷本）、《中国思想学说史》（六卷本）等。



# 自序

## 一、解 题

我很幸运。在读大学本科（北京大学哲学系）时（1946至1950年）和读研究生（清华大学哲学系）时（1950年秋至1951年）得到人品高尚、学术造诣深厚的教授们的指导。1952年我到西安西北大学工作。西安是一座有深厚文化积淀的古城，在这里处处使人想起我国历史上伟大的文化创造。我喜爱这座古城，我的第一故乡是江苏南通市，第二故乡就是陕西西安市。尤其使我难忘的是，在西北大学我直接受到我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侯外庐先生的指导，开始研究中国思想史。外庐先生在学术上的教诲，使我终身受益。

我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是1978年以后的事。当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我和其他人文学者一样才可能进行持续的人文学术研究，这本自选集里的文章，

足以说明。

自然科学方面的研究，没有研究团队的协作，难以完成；人文社会科学方面，有不少是个人的著述，不过内容丰厚的大课题，也要有研究团队。在老一辈学人指导下的协作研究，不会淹没个人的聪明才智，而有助于研究者从更加宽阔的视野来解决研究中的难点、疑点。我学术自选集中的文章有不少是协作研究的副产品，那么，正式“产品”是什么？在下面我想作一回顾。

## 二、关于《宋明理学史》

首先我要提到《宋明理学史》（上、下）的撰著。主编是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参加撰著的学人有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思想史研究室和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按照该书出版时的名序，他们是：卢钟锋、冒怀辛、唐宇元、何兆武、黄宣民、步近智、樊克政、李经元、龚杰、崔大华、柯兆利、姜广辉、李晓东、任大援。全书改稿、定稿，汉生先生负责，由我协助。有的参加合作的青年同志帮助统一全书体例和查对材料，这是属于定稿中的技术性工作。《宋明理学史》上、下卷分别于1984年和1987年出版。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侯外庐先生即倡议编著《宋明理学史》。他认为，我们应当坚持社会史与思想史

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不过，关于理学，由于多种原因，在《中国思想通史》第4卷中未能展开，只是写了几位有代表性的理学家，需要作进一步研究。外庐先生请邱汉生先生主持此事，他在《宋明理学史·序》中说：“汉生同志在‘四人帮’横行的年代，在极险恶的环境下，悄悄地阅读了关于理学的许多原始材料，对理学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有许多宝贵的见解，这样就为我们编著《宋明理学史》做了积极的贡献。”<sup>①</sup>

在《宋明理学史》的编著中，外庐先生和汉生先生将我列名于主编之中，是为了提供一个机会，使我在思想史研究和学术组织工作方面有所提高。1981年我应日本京都大学之邀，在那里作三个月的学术访问，汉生先生要我就近了解日本学者关于中国宋明理学研究的情况，并写成书面报告，供参考。根据汉生的意见，我给他写了几封信，算是“书面报告”，后来我选出几封信，收在拙著《儒学·理学·实学·新学》<sup>②</sup>一书中。

关于《宋明理学史》，汉生先生提出了具体意见，又结合作者们的研究和补充，形成这样一些要点：《宋明理学史》是一部与中国思想史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学术专著，将理学思想本身作为研究对象，力求梳理出理学思潮产

---

① 侯外庐：《宋明理学史·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

② 张岂之著《儒学·理学·实学·新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生、演变的历史过程，具体地剖析理学思想中重要流派的相互影响，并注意理学中若干范畴的研究。除此，外庐先生特别强调，根据我们的研究结果，有什么观点就写什么观点，如果没有“独立自得”的见解，人云亦云，那就不成其为学术著作了。

我们在编著《宋明理学史》的几年间，得到汉生先生的具体指导，特别是他的治学态度和敬业精神，对我们有很深的教育。我曾经把当时的感受写成文章<sup>①</sup>，发表在《文史哲》杂志上。汉生先生看后，于1984年10月19日给我的回信中这样写道：

岂之同志：

最近我去南京大学，应邀讲宋明理学，大约十一月上旬回京。一年容易，又快到十二月了。《宋明理学史》下卷编写进度不甚理想。希望如期完成初稿，早些把稿子定下来，交付出版社。旷日持久至五六年才搞完一项研究课题，不是很好的。

《文史哲》月刊收到，读到你的大作，承奖誉，甚感盛意，在数十年中，无效劳动不少，虚度韶华，令人怅叹。唯望今后局面稳定，同志们能安定无虑，一意工作，把学术研究好好搞上去，能对人民和国家，对自己，都有很大的好处。“逝者如斯乎，不舍昼夜”，川上之感，古

---

<sup>①</sup> 张岂之：《治学浅议》，《文史哲》1984年第5期。



今所同。唯锲而不舍，能有成耳。

率陈不尽，敬问秋安

汉生拜上

1984年10月19日

老一辈人文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初都有汉生先生这样的心情，希望国家稳定，学人们能够专注地从事学术研究。今天重读汉生先生的这封信，可以告慰汉生先生在天之灵的是：您的后辈们在国家富强、生活稳定的日子里，正在努力工作，《宋明理学史》一书早已出了第二版！而且我们还有其他著作的出版。

### 三、关于中国思想史教材编写

20世纪80和90年代，我和几位朋友在中国思想史教材的编著上，用了不少时间和精力。这并不是我们申请的课题，也不是“上面”布置的任务，而是我们自己觉得这件工作重要，才决心去做的。

我和合作者都在大学教书多年，深感教材的重要性。1985年我们开始编著《中国思想史》教材，由我担任主编，参加撰述的是刘宝才、龚杰、任大援、李晓东四位同志。1989年该教材由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约70万字。

在我的记忆中，我们编著这本教材，没有填写什么表

格，没有启动费，也没有召开过研讨会，只是我们在一起议论了一个下午，由我归纳大家的意见，提出编写的若干原则：1. 结合中国历史演进的线索，介绍中国思想史从古至今的基本内容（包含思潮、思想家、著作、学派，以及在思想史上的贡献，如果一本关于中国思想史的教材中没有思想家的名字，也没有思想史的代表作，那是难以称之为教材的）。2. 介绍关于中国思想史的基本史料，含书名、版本、刊印时间等。还要考虑：有些同学对这门学科要作比较深入的研究，需要有比基本书单更多的一些内容。3. 教材不宜空发议论，力求从剖析材料入手，加以阐述，以便得出应有的观点，给学生以研究方法的启示。4. 注意教材内容的稳定性。5. 文字力求简洁准确、明白晓畅，避免使用带有极端性评价的词句和公式化虚文。6. 中国思想史中重要的概念、范畴，依据我主编的《中国历史大辞典·思想史卷》<sup>①</sup>，做出使学生能理解的说明。围绕这六点，在写作体例、引文的处理上又有若干规定。对以上各项，参与写作的同志们有了共识，即可分头起稿，无须过多讨论。最后由我统稿、定稿。

关于什么是思想史，我在《中国思想史·序》中作了这样的说明：“思想史是人类社会思想意识的发展史；确切地说，思想史是理论化的人类社会思想意识的发展史。中国思想史是整个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

---

<sup>①</sup> 张岂之主编《中国历史大辞典·思想史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

理论化的中国社会意识的发展史。”<sup>①</sup> 中国历史有其自身的特点，因而中国思想史也有特色；关于中国思想史的特色，我国前辈学人已有认真的研究，其成果可参考引用。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哲学思想、科学思想、法律思想、军事思想等等，都是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对它们既可做分门别类的研究，亦可进行综合研究。我们写的教材是古今兼顾；从内容上判定，则侧重于哲学思想和经世致用思想的论述。

《中国思想史》教材于2003年又进行了第2次印刷。历史系、中文系本科生在使用中提出建议，由于此书分量较大，适合专史——中国思想史硕士研究生阅读，文科本科生读起来还有些困难，最好对材料进行删减，出缩写本，不超过30万字。本着教学相长的精神，我们很快完成了缩写本，1993年仍由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我为此书写的《新序》中有这样几句话：“深感为学之不易，我参加编写教材工作已经30多年，有不少的经验和教训，也有不少甘苦。参加本书编著工作的同事都有多年的教学实践，曾经多次写过关于中国思想史的讲稿。尽管如此，在编写中国思想史教材方面，我们还需要不断学习、总结经验。学海无边，只有谦虚努力才能稍有所得。”<sup>②</sup> 这确实是我内心深切的感受，直到今天依然如此。

我还要提到另一本关于中国思想史教材，名《中国

---

① 张岂之：《中国思想史·序》，西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页。

② 张岂之：《中国思想史·新序》，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

思想文化史》。从2002年开始撰述，2005年完成，整整四年时间，2006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本教材被列入高等教育出版社第十个五年选题计划。我们填写过表格，有了一定的启动费。我担任此书的主编，参加撰写的朋友有：彭林、张茂泽、方光华、刘文瑞、罗家祥、吴琦、蔡明伦教授。

这本教材的编写有相当难度，主要问题是如何将思想史与文化史结合起来。20世纪80年代，我曾经有过这方面的设想，也向前辈学人请教过。我这样想：教材中如果只是叙述思想史，不和一定历史时期的文化大背景联系，思想史就会显得抽象化、概念化；从另一方面看，如果过多地阐述文化史中的某些问题，就会冲淡思想史这个主轴，那么怎样做才比较适合呢？前辈学人曾经建议，先试着写写，从研究实践中找出应有的答案。

2001年高教出版社文史编辑找我，要我组织力量编写一本既写思想史又有文化史背景的教材，称为《中国思想文化史》，力求适合综合大学文科方面的本科生阅读。他们的想法和我正在思考的问题不谋而合，这就开始了实践试验。设想全书中心仍然是思想史方面的内容，对于与思想史有联系的文化背景不能不写；不仅如此，对中国历史不同时期的文化成就，也有所表述，而且勾勒出中国思想文化史是既有传承又有创新的过程。这样多种要求都集中在一本不超过35万字的教材中，无疑是有困难的，肯定有不足。但这也有好处，促使我们去思考，而且亲身感受到为大学本科编写思想文化方面的教材，是一件有

意义的工作，多用一些时间是必要的。

为了使读者有比较具体的印象，这里我想以《中国思想文化史》中的汉代与唐代为例做些说明，汉代部分是第四章，名“两汉时期的经学思想”，共分四节：“汉代政治指导思想的抉择”、“两汉思想发展及其思想建树”、“经学思想与汉代政治实践”、“经学与汉代文学艺术”。从这里可以看到，关于汉代经学思想，是写得比较充分的，而且在经学与思想史的关系方面，在研究中提出了一些学术见解。然而，当时的思想作为整个汉代思想文化的灵魂，只写它与文学艺术的关系，好像还不够。再如第六章“唐代思想文化的历史价值”，共分五节：“儒家‘道统’的创立和演变”、“儒、释、道的渗透”、“中外交往与文化交汇”、“古文、唐诗、史学的思想文化价值”、“艺术文化的创新”，这就比较充实一些。总之，在“中国思想文化史”这类教材中如何以思想史为主轴，而旁及其他文化的组成部分，是一个需要继续探讨的问题；这主要不是理论探讨，而是一个科学实践的问题。

#### 四、给青年们写几本书

1993年我想为青年们写一本通俗易懂的介绍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书，七八月间草拟出全书的章节，写成“绪论”。第一章：炎黄时代与中国文化的开篇；第二章：优秀传统文化的灵魂——中国哲学；第三章：伦理道德与人文文化；第四章：中国古代宗教的主体——佛教与道教；第

五章：绚丽多彩的文物殿堂；第六章：文化的摇篮——育才；第七章：艺术精品：中国书法、绘画；第八章：传统文化的珍品——中国医药学与养生学；第九章：饮食文化的优良传统；第十章：古建筑与传统文化；第十一章：传统文化遇到挑战；结束语：21世纪与中国传统文化。由此可以看出，这是一本力求简要介绍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组成部分的书，其中也有关于文化哲学的议论，但是分量不大，而且和具体材料融合在一起，这就提升了此书的可读性。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我国公开出版物中许多文章介绍西方各种文化哲学理论，这开阔了人们的眼界，但也有不足，就是离开具体的文化形态去抽象地议论文化哲学理论，有时使人一头雾水，不知所云。当时有些议论贬低祖国优秀传统文化，而高扬西方文化哲学，这方面的文章，像我这样的老年人也不能完全看懂（满篇都是名词术语的堆积），青年人要看懂，恐怕也不容易。这种情况促使我们去写一本简明扼要、宣传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小书。

我邀请龚杰（宗教和哲学史）、刘宝才（先秦文化）、孟昭燕（中国古代文学）、王仲（中国古代农业）、申诚（中医学）、何清谷（书法、绘画）、陈国庆（中国近代思想文化）、赵丛苍（文物考古），以及黄书光（中国古代教育史）、方光华（中国思想史）等同志参加撰写。

把各方面专家写的稿件组成一本有系统、有统一文字风格的专书，在改稿和统稿上必须付出艰巨的劳动。主编

和各位撰写者有些是多年合作的文友，有的则是新朋友，大家对祖国优秀传统文化充满理性的爱，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密切合作，终于使这部书稿得以完成。1994年2月10日，正是农历春节，我怀着欣喜的心情去写《中国传统文化》的《后记》，有这样的话：“我们是教育工作者，而且是从不同的方面研究祖国优秀文化的学术工作者，我们不会下海弄潮，也不会见异思迁，自感能力有限，只能坚守自己的岗位，在冷清的生活中努力为国家为民族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我们相信这样的工作是有意义的。”<sup>①</sup>

1994年3月我将《中国传统文化》书稿送高等教育出版社，请他们审稿。编辑们看后决定列入出版计划，当年11月此书出版，薄薄一册，便于携带。我从高等教育出版社取书出来，仿佛从医院抱着自己的婴儿回家一样的感觉。此后数年间，此书共印刷11次，2005年出了新的插图本，至今销路不衰。此书已出版了英译本<sup>②</sup>。我喜欢这本小书，心里要想说的话，在其中得到了体现。

我还要提到《中国历史十五讲》一书。这是北京大学《名家通识讲座书系》中的一种（共100种）。《中国传统文化》出版以后，我又有了新想法，准备编写一本不超过30万字的关于中国历史的普及读物。这促使我和

---

<sup>①</sup> 张岂之：《中国传统文化·初版后记》，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42页。

<sup>②</sup>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ed. by Zhang Qi - zhi, Foreign Language Press, Beijing, 2004.

北京大学出版社签了约，书名就是《中国历史十五讲》。2002年2月我拟出十五个专题：中国文明起源的科学探索；中国古代社会与朝代更替；汉代、唐代、清代“盛世”的透视；中国古代交通与文化传播；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中国古代政治、法律和选官制度；中国古代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中国古代军事思想与军事制度；中国古代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中国古代思想的演变；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宝库；中国古代史学的形成与发展；关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思考；中国近代历史的新课题；共和国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曲折历程。

那么，用什么主线来贯穿这十五个专题？我这样表述：“通过历史看文明的价值；通过文明看历史的演进。一部中国历史实际是一部中国文明史。具体来说，这是中国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制度文明的演进历史。”<sup>①</sup>在十五个专题中大体上可以概括这四种文明的内容。

当然，这只是学术上的一种试验，其得失要由读者来鉴定。我请学术观点比较相近的专家王子今、刘文瑞、杨圣敏、方光华、范立舟、张茂泽、李生龙、陈国庆、杨先材教授和我一起执笔来写这本《中国历史十五讲》。由于主线明确，便于取舍材料，工作进行顺利，加上责任编辑刘芳同志的有效配合，此书于2003年1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出版后，我没有见到关于此书的单独评论，只

---

<sup>①</sup> 张岂之：《中国历史十五讲·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



知道到2008年此书已经是第9次印刷。

我对《中国历史十五讲》充满挚爱，因为我心里想要写的简明中国历史终于成为一本书，而且是青年朋友们喜欢的书。

除上面两本书以外，1997年为配合在大学生中开展文化素质教育，我又写了一本更小的书，名《中华人文精神》，约10万字，由西北大学出版社于当年出版。10年以后，即2007年我对此书作了修订补充，以同名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写这本小书，是想阐述一个问题，即：什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我的回答是：此精髓可名之曰“中华人文精神”。对此，我从七个方面加以阐述：（1）人文化成——文明之初的创造精神；（2）刚柔相济——穷本探源的辩证精神；（3）究天人之际——天人关系的艰苦探索精神；（4）厚德载物——人格养成的道德人文精神；（5）和而不同——博采众长的文化会通精神；（6）经世致用——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精神；（7）生生不息——中华人文精神在近代的丰富与发展。

我有这样的体会：写长篇的学术论文，只要写出观点及其所依据的材料，形成一个系统的逻辑整体，自己就认为是达到了预期目的。可是写不离学术宗旨的普及读物，就更加需要有提炼、概括，不能任意地列举材料，也不可用人难以理解的文字表述，要做到简而不陋，论而不繁，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这只有在研究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才能有所前进。我还要继续努力。